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晋江何喬遠

臣林記　洪武臣三

馮勝　傅友德　藍玉

馮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馮異之後也其先自固始徙定遠與其兄國用金好儒書尤嗜孫吳國用風儀峻整器度恢豁勝偉貌長軀勇悍多智元亂鄉人寨于里推國用部寨太祖過妙山勝與國用儒服入謁歸太祖所部太祖曰生委蛇若是儒耶有何奇可白乃公國用對曰臣聞之有德昌有勢强金陵龍蟠虎

踞帝王之都渡江而東先爭居之足下可以强然後
觀天下之勢按次掃除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拯
水火足下可以昌太祖悅曰吾心也國用在太祖左
右忠謹無與比繇是兄弟俱備宿衛旣從渡江取太
平元將陳也先與中丞蠻子海牙連兵入寇太祖擒
也先釋之與之盟歃而生國用曰生歃必爽使攻臺
城果叛爲溧陽人所誅其子兆先復與海牙合國用
從擒兆先又釋之太祖夜召兆先之壯士五百人環
寢帳前使國用執寢戈須之從入金陵國用先登敗
元蔣山太祖有江左勝與國用皆有戰功僉爲大元

帥而國用尤用忠謹見親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當李善長亟久之從征紹興卒太祖哭之慟賜塋江寧贈郢國公以子誠幼使勝嗣兄職勝以庚子歲與常遇春伏騎石灰山邀擊漢戰龍江兵辛丑從征漢至安慶太祖陳疑兵於陸勝從水擣其舟師入江州陞親軍都護癸卯從克呂珍安豐陞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從降漢理武昌乙巳與大將軍達出淮東攻吳高郵吳將詐開門降勝不逆兵入幾盡吳將下縣關閉而殺之郡中太祖召勝歸決之大杖復令徒步之高郵不予騎勝至則號召其卒四門齊登一鼓破

之還與大將軍圍吳吳元年以平吳功遷大都督府右都督其冬與大將軍北伐元克沂益兗濟太祖即
皇帝位進秩太子右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與大將軍會取汴梁河南二郡是時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守於潼關勝拔潼關先登謂大將軍曰謹[illegible]備三秦門戶也大將軍擇都督郭興守之勝遂取[illegible]州其時車駕幸汴趣入謁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illegible]其冬從大將軍征山西與湯和入懷慶獲將士八百餘人引兵至太行山破碗子關進取澤潞至于猗氏轉克平陽及絳獲元將士五百餘人二年授征西

將軍大將軍引師還河中勝與副將軍遇春先渡河趨陝至鳳翔李思齊奔臨洮又趨之降其全部從大將軍征元將張良臣於慶陽擴廓帖木兒使其將札兒攻原爲良臣援勝移軍扼原與徐禮去慶陽三十里軍驛馬關東還引兵與大將軍克之轉下河州諸縣前是上諭大將軍慶陽下則征西將軍權鎮之而大將軍等先還是冬大將軍還還之五十餘日勝亦至上賞勝不能當大將軍半而責之曰不如諭何也俄復爲右都督三年以右副將軍與大將軍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至冬凱還論功封宋國公叅軍國事

食祿三千石賜誥命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創業之
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肢體之將周旋左右出入警
防得保命施化以有天下朕渡江以來爾兄國用實
典親軍導從有方動合古道因疾長逝朕追封郢國
公憫其子幼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
肘腋之患歷戰陣則建爪牙之功過敵龍江帥奇大
剉副將中原北伐屢捷天下已定朕無以報是用加
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
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身免
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忠誠夙夜爵祿之

崇皆繇爾勞尚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于永世仍賜文綺及帛八十疋四年守鎭陝西使耩塞五年詔爲征虜大將軍與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出沙漠勝與副將軍傅友德西行取甘及肅進至亦集乃降其守將次别力篤山與元岐王朶兒只班遇走之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敗其衆瓜沙洲獲馬駝牛羊二萬是役也大將軍兵不利左副將軍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橐馳馬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鎭陝西復改河南上册勝女爲周王橚

妃勝妻卒爲治喪賜璽書慰藉加餐使歸議葬畢
復鎭爲周王作宮十三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冦邊
明年大將軍討之上命勝佩征虜將軍印息民訓士
佐徵發頃之天象有警勑諭勝曰今天示象占在大
梁爾所封地當盡夜謹畏王宮成王城內外當護衛
嚴密馬步士卒加訓練名團于手在爾左右王府馬
毋令牧逺地兩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鋭但有異聞即
乘馬至復勑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
宜撫安之令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鋭將士嚴密宿
衛王至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守城都指揮出迎則

宋國公守城指揮軍七迎以三之一餘悉令城守時
北方初定而上之嚴愼如此居四年還召勞羊酒是
時元遺孽故將多殄滅歸順獨元木華黎裔孫納哈
出者初爲元萬戶守太平太祖下太平時獲之以元
世臣子孫故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太祖歸焉
元亡納哈出不從虜主胡中擁大衆金山三分其部
曰榆林曰養鵞莊曰龍安一秃河輜重富盛畜牧蕃
息數數冦遼左爲邊患十九年上命勝置衛大寧諸
邊控扼之其明年春爲征虜大將軍頴國公友德永
昌侯玉爲左右副將軍率叅將南雄侯庸等乘以步

騎二十萬鄭國公茂曹國公景隆申國公鎮子侯等皆從軍上故有所獲虜乃剌吾者納哈出部將使奉璽書而遣之曰是人善戰令送歸爾益爾戰矣勝至通大雪遣永昌侯乘雪以輕騎掩擊其慶州虜殺其平章朶來搶其子不蘭奚而自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城踰兩月留五萬人守之以全師壓納哈出金山遣人送乃剌吾納哈出所納哈出驚曰吾謂汝死矣乃得復相見因遣其左丞獻馬勝軍是時勝已踰金山降其將慶國公觀童於女直苦屯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一禿河納哈出

計無所出乃剌吾勸納哈出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復遣使至勝營陽納欵以覘勢勝遂遣永昌侯玉往受之耀之以大軍納哈出彈指曰天不使我有此衆矣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飲納哈出酒甚懽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納哈出先飲既飲復酌酬玉玉解衣覆之曰衣我衣乃飲酒納哈出讓弗衣玉亦弗飲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有裨將在茂傍解胡語告茂曰是且脫去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砍傷納哈出臂不能騎與都督耿忠擁納哈出見勝納哈出所部妻

于將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皆潰散其餘衆四萬餘騎欲來追勝遣觀童往諭盡降之并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駞輜重亘百餘里勝奏捷京師并言茂驚潰虜衆狀遂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南行使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爲殿虜所驚潰餘衆伏而待大軍過邀擊之英馬踣見獲乘間自剖腹死而勝還次亦迷河更獲遺棄車輛四萬五千馬數千匹傷痍老弱二萬四千餘上聞大悅使使獎諭所以遙勞納哈出白玉黃金帶金若幣及其部曲冠帶鈔幣甚多 械鄭國公茂京師而賜勝

勑曰捷至喜動神人朝野懽慶漢胡相攻至元末已
天訖元終朕命中山開平二王據之塞外二王既往
餘虜常不寧邊今命爾屯聚大寧審勢進討有征無
戰非爾等忠格服人天何若此易胡虜生計牧畜是
頼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可不慎歟前二
王所假兵華夏功昭後世孫其號令嚴明諸軍不苟
取於降人爾等追厥前蹤豈不偉哉勝軍中卒有盜
胡馬者戮其首懸隊官之頸以行然亦自掠虜良馬
使閹行酒納咍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强娶
其女上聞復勑曰古之名將唯思宣君之德爲國効

忠故能摧堅撫順所向無敵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
武王屢出雄師平定華夏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
之事沙漠未靖命爾率師且征且伐遇金山北虜雖
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爲緩計右副將軍玉事雖
輕舉然破彼深謀幸而成功何期大將軍不能撫輯
既降乃擒惡胡中竊取虜騎娶虜有喪女使人忘哀
失倫部降胡而南不愼護之陷沒濮英人馬三千論
法無赦朕功將軍往來之人言將軍尚多朕不欲盡
言以報將軍將軍當改行推誠使降者懽心未者慕
化已復勅曰朕昔命將出師正副無過二人則中山

開平二王既往輒見增人爲副而皆有愧前者列侯
參將不名爵爲重乃奪人乘馬嗚呼虜人來歸如流
趨下奪馬而窺其財是隄流而決之也當即歸馬其
人毋播醜虜中二王既往朕惟爾等今若此繼自今
洗心去貪勿孤朕望常茂之從勝軍也勝以子壻故
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焉及降納哈出而
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咎茂而奏之茂至具言故上
曰是亦勝有罪焉收其總兵印召之還使永昌侯代
之勝送至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馬
二百九十餘匹金銀銅印百金銀虎符牌面百二十

五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左丞右丞三十一叅知政院三十二各院副使同知副樞八十一僉院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五宣慰使副使僉事百八十九萬戶千戶路府州總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叅議二承旨學士十文學司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帥府僉事三郎中員外十五王府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廉訪司使副鹽運司使副六衛帥司使一治書安撫司農各一太少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司使副經歷都事太醫院及

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校千四百餘人皆元遺臣納哈出至上封爲海西侯子孫世襲賞賚甚厚以安其心其官屬皆與食祿散處之黔滇閩廣中而升乃剌吾爲千戶賜金帛竟安置茂龍州勝罷就第奉朝請而諸將士賞亦不行二十一年使領諸胡兵從頴國公征雲南胡兵中道叛自是勝雖有任使屯守練士而已出塞捕虜皆以命晉燕諸王矣二十二年賜公侯還鄉予繙鏹造第賚金帛追封其三代明年春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嘗總兵者八人勝居第三又二年加太子少師勝子諒與家奴

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已使鎮西鄙其僮僕不得從容衣食勝家居僮僕倚勝橫攔稅輜重乘載勝稏稻打場痤䑛場下磟碡其上取其有鞋轄聲出入騎善馬邑有樊父名爲瘠國用妻家也勝一日爲酒召樊父盛陳其金銀器盌與樊父戲而令瘠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走訟太祖勝訟樊父樊父亦訟勝具言其居家所爲若曰場下痤兵器太祖寻勝酒曰我不問勝歸遂死諸子皆不得封而獨國用子誠積功雲南累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勝死在洪武二十八年春

去傳友德死之兩月而開邊之猛將盡矣

傳友德其先宿人後從碭初從青衣李喜之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歸漢爲別將亦怱怱無所展高帝攻漢江州友德以其下謁高帝小孤鄱陽之戰友德身被數創殺數百人從征武昌奪高冠山先登鏃出腦及脇從徐達取夷陵降漢將以德進克衡走漢將祖勝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被九創吳元年守徐州元將李貳來寇駐兵陵子村友德堅壁侯貳出掠舟擊之呂梁之岸手刺貳將乙貳敗去友德曰必再來趨還城開門陳兵令士皆臥鎗待日鼓即起

貳果益兵至友德鳴鼓起士生致貳俘建康高帝悅
鼓吹送還第翌日命中書參政李歆永楊希聖携音
聲伎人一部就第飲歆永等醉而騍與伎人戲高帝
怒皆黥之不責友德也遂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其
冬從大將軍達北征中原高帝以與右丞顯並稱勇
畧冠軍友德從大將軍下青州與元將也速遇俘敗
走也速追之大將軍因得進斬也速軍洪武元年大
將軍克河南友德取福昌山凌青仙人神頂三寨遂
與大將軍入燕取元東渡河與薛顯取衛輝與顧時
克臨清德及通進入燕與薛顯偵邏古北諸口拾元

遣卒克能華寨守盧溝畧大同獲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遂與常遇春下保定中山徇真定從大將軍與薛顯轉攻山西畧平定州擣太原以死士五十騎擊却擴廓帖木兒夜劫之追至土門關復與薛顯敗元將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與常遇春逐竹貞兵於大同敗元將脫列伯於宣德府從取陝西攻張思道於鹿臺下鞏臨洮張良臣降復叛友德自臨洮會大將軍絕其東道還與大將軍克之復會大將軍與薛顯追敗王保保於原州六盤山還從大將軍破保保定西乘勝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奪畧陽擒夏將

琳入沔還軍西安夏將友仁寇漢中友德夜襲木槽
關登山爇燧驚遁友仁軍復與大將軍偵探極西北
還封潁川侯洪武三年也其冬拜征虜前將軍與征
西將軍和德慶侯永忠濟寧侯時入蜀伐夏友德與
濟寧侯率河南陝西步騎自秦隴以趨成都則馳入
陝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克階及文諭降青州
果陽造戰艦百餘渡漢戰破夏將大亨漢城下擊其
援將壽抜其城進擊古城大敗之降夏將思忠進圍
成都身中矢夏人皆降徇崇慶斬夏知州善清轉克
保寧執夏將友仁悉平蜀得夏人金印冠冕儀仗銀

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人馬騾萬三千八百餘匹天子日平蜀功傅一廖次旌之文予之金征西將軍不與賞焉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以驍騎五千出金蘭趨西凉破元失剌罕兵敗元朶兒只巴於永昌與征西將軍及左副將軍德援甘及肅手射死元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等及守將卜顏帖木兒追破元岐王於瓜沙州是時師出三道友德獨全勝六年大軍出鴈門友德爲前鋒虜聞友德名

絕塞遁留鎮北平九年命副中山侯和備伯顏帖木兒於延安以伏兵大破伯顏帖木兒縛之以降命巡行川蜀永寧雅播諸州修治城郭關梁降下金筑普定中坪乾溪諸酋長還獻馬五百上別賜選騎十五十四年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討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塞大破虜北黄河選輕騎夜襲灰山獲其部落人畜甚衆其秋拜征南將軍與藍玉沐英統兵二十四萬有奇往征雲南既受命疾馳至湖廣遣別將郭英陳桓胡海等帥兵五萬趨烏撒而自與藍玉沐英率大軍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皆下之進取曲

請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拒戰友德用沐英計兼道蒙霧潛渡白石江下流出其後而畢濟於上流之江生擒達里麻曲靖西乃分遣玉英趙雲南自率衆數萬循格孤山而南搗烏撒以與郭英陳桓胡海會元右丞實卜聞之皆遁去項復合友德故止戰以觀士士無不思死友德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遁而合必不一心併力與戰破之必矣間者吾故以觀汝曹汝曹果可用也遂大破實卜軍拔烏撒城之得七里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進至大

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降印頒曆願脩職貢永爲藩服友德怒拷其使曰速來降明再上書曰善闡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秪分梁王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迫乎食盡畜死將獨兵難爲天下笑將軍悔晚矣友德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之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車里摩挲和泥平緬悉降把匝剌瓦爾密入山自縊死俘其眷屬及威順王子伯於京師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會沐

英進擊而使指揮顧成擊破西堡蠻賊斬烏撒蠻首級三萬餘與沐英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擒其潛匿悉殺之又降酋長靄翠宋欽悉平其地十六年元帥顏篤先不華據鄧州復叛友德自七里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十七年凱還制曰稽古崇庸開疆者賞重朕臣傅友德從大將軍累戰有功已封侯爵乃者領大軍越崇山西取巴蜀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悉平其地特進封潁國公子孫世襲其時他諸將皆封侯食祿有差友德獨用首功加賜三千石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

于忠十八年與宋國公勝備邊北平十九年與長興
侯炳文再征雲貴諸蠻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
征虜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降之統番漢大軍討鞑
靼官軍之叛於廣西復以征南將軍與沐英陳桓討
東川諸蠻擊却叛酋阿資於曾安蠻衆緣壁扳崖墜
死者不可勝數巴郎越州擊敗阿資降之還命與諸
將駐軍湖廣諸要地休士且以壓服諸西南夷之叛
服不常者二十三年援信國公例還鄉賜黃白金鈔
幣甚厚給衛兵百二十人尋以征虜前將軍率副將
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

北口擒乃兒不花於迤都山還駐開平引兵西征寧夏其明年復使練士陝西是年還朝冊其女為晉王妃友德請懷遠地為田圃如古買田宅自汙上乃不喜曰爾獨不聞公儀休又二年與宋國公屯戍練士於太原北平已召還賜第鳳陽不復出塞捕虜矣二十五年兼太子太師藍玉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旦夕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太祖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名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太祖語曰攜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

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過欲吾
父子頭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南
地而王弼亦自盡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
春奏穎國公友德宣德侯朝興汝南侯思祖皆雲南
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額曰報功友德後在遼東
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
良弼
藍玉者定遠人常遇春婦弟也長身赬面數從遇春
突圍陷陣所向有功遇春數推於高帝帝亦用遇春
故寵異之從管軍鎮撫積功至都督僉事從西平侯

討西蕃擒其酋癭紫子㓙斬以千計還封永昌侯久
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與
西平侯下大理虜其帥段明分兵取鶴慶略麗江溝
金齒車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玉功最班師增
祿五百石冊女爲蜀王妃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
國公勝征納哈出金山擊慶州虜殺其平章朶來擒
其子不蘭奚獲人馬還入納哈出營降其衆宋國公
勝與常國公茂坐驚潰虜衆名還玉專總兵事是爲
洪武二十年上曰吾老矣殘胡未滅終爲患其年即
軍中拜征虜大將軍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窮入

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以獻上察知虜勢不久
存其明年復詔申國公鎮定遠侯弼南雄侯庸東川
侯海鶴慶侯翼雄武侯武懷遠侯興等往從玉師使
兼道進覆其巢穴乃巳是春玉諜虜主脫古思帖木
兒在捕魚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遂踰
大磧度黑山師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過小
山忽聞如礮聲使視之泉四湧士馬滿腹餘流溢決
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玉欲
引還定遠侯曰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虜何
以復命玉曰是也戒軍中穴地爨令虜不見煙黎明

至捕魚兒海南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
弼爲前鋒直薄之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
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虜主方欲整而北向
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
軍卹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
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
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
妃及故太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擒其詹事院同知
脫因帖木兒於深草間追獲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
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

千八百四頭牛羊十萬二千四百五十四頭車三千
餘兩幷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勅照會諸物聚其
鎧仗而焚之遣人上表入奏旣班師復破降其太師
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駞四萬八千餘匹
上覽表顧謂侍臣曰戎狄久禍中國今朔漠一清無
憂北顧矣羣臣咸頓首稱賀遂遣通政使茹瑺前望
江主簿吳麟賫勅往勞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
征伐功多衛李宋遭遼金之窘以終其世神器弄於
夷狄腥膻汙乎九州朕起平定與民更始巳有年矣
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嘗耆年失今弗

必為後患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爾親徇哈
納出來降今復躬擐甲冑衝冒風霜穿地取飲禁火
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躡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
棄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皆悉附歸
漢衛唐李何以過之使至勅勞悉朕至懷方擬封玉
為梁國公有言玉在胡中私元主妃者上怒玉無禮
元主妃俘至恐懼自盡其子地保奴有怨言上因資
送之琉球玉又遣人入朝伺動靜既還上切責之竟
封涼國鐫過于券然賞猶在諸將上二十三年擊破
西番蠻人并討平嵓州雜道蠻人之攻圍大渡河者

俘其男女數千賜白金五十兩復克散毛洞擒土酋
刺燕賈大旺等萬餘人施中南建二宣撫司降復叛
玉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男女蠻酋千七百八十
餘人悉定之復遣鳯翔侯龍討平散毛撒狗蠻移兵
擒覃大勝於施南及其黨男女八百餘人召還賜鈔
千錠增祿米五百石尋詔還鄉賜黄白金鈔幣甚厚
工部具舟送二十四年使防邊甘肅至蘭州墜馬損
右臂敕曰昔渡江諸將爲朕股肱獨中山開平出諸
將上二王既逝爾庶幾焉使至言爾中地墜馬右臂
微恙特遣往勞爾善調護以稱朕意其年追逃冦祁

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會建昌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叛上欲使討之以玉在甘肅道遠先使緯權爲總兵都督徐司馬爲左副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爲右副使往征俟玉至則權與司馬等皆爲副（徐司馬太祖養子九歲從太祖軍中累功中軍都督僉事謙恭好文所至綏士卒卹貧困敬禮士大夫退居講論經史蕭然韋布之風）玉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巳久卒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莫若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揚威示恩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晟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昝等皆遁去又襲祁者孫弗及既得討月魯帖木

兒之命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壘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相率道亡玉乃不得已繇隴右抵建昌而瞿能等將至相與州月魯帖木兒使人詐降能信之斂兵以待則月魯帖木兒已遁去已追至雙狼托落等寨連戰五六大破其衆竟不得月魯帖木兒玉至乃遣百戸毛海計誘之并致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送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控扼西番蠻夷梗化繇其山險地曠備禦寡踈宜增置屯衛軍士籍民爲軍守之人請移兵討長河西朶甘百夷上報設諸衛毋籍兵籍兵困邊民

兵久在外毋重勞之朶甘百夷之行非四十萬衆不可爾其還師蓋上自用兵以來無不愼重又徐常之將也惟上所命之未有請移師他攻者玉征西番罕東巳非上意更無所得虜復請移兵攻朶甘宜上之難之也玉不學很愎在軍中擅升扳將校黥刺軍士家畜莊奴假子數百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御史按問玉捶逐之其先征北還時駝馬珍珠無筭夜度喜峰關關吏不即納玉毀關入上聞不悅及切責其私元妃事漫不省侍坐侍宴動止輕傲至是還以爲太傅玉攘袂後言曰吾故當爲

太師玉時奏事上不之從退曰上疑我矣將收集其舊部將及諸士卒家奴伏甲爲變爲錦衣指揮蔣瓛所告鶴慶侯翼普定侯桓景川侯震舳艫侯壽會寧侯温瀋陽侯察罕東莞伯榮都督軫吏部尚書徽侍郎友文凡諸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誅死者可二萬人知名之士若南海孫蕡長洲王行皆在誅中勝友德用才武名位極難無與玉獄從是先後不良死也

郎曰京國公之亡也豈不有狗烹弓藏之悲然京國以汰宋國以貪潁國公之功豈不大哉抑古人有言

主上急有死而已何至行無禮不然勲且與徐常鄧
湯差次矣

陶安　胡深　章溢　王禕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風儀清邃篤志學問博涉經史
尤深於易元末擯南士不用士雖有道不得居要職
安以貧兩為書院山長在餘姚高節山院浙東西學
者踵至太祖入太平與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退相
謂曰龍瞖鳳姿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因進問今
四海鼎沸羣雄並爭不過攻城屠邑貪快一時子女
金帛非有撥亂救世安民之志將軍至此有何道哉

太祖曰卽有道幸教之安曰願將軍反他雄之爲毋
殺人毋擄掠毋焚燒招賢納士首取金陵撫形勝以
臣天下操大業之度安願投身相許太祖大悅旣入
婺用安三言以戒士安初叅幕府案牘累左司郎中
太祖爲置禮賢館與夏煜劉基章溢蘇伯衡王禕許
元王天錫諸儒居之旣克武昌使守黃州繼守鄱陽
皆有惠政信州盜蕭明來圍鄱陽安名其吏民堅守
身晝夜乘城馮城遙諭曰爾衆吾民也何以反爲賊
用衆曰今者如使君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
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救至

遂大敗之賊既遁去諸將以鄱陽山民果勁好亂白
盡殺之安曰民爲賊脅但須撫之耳吳元年初置翰
林院開禮樂二局收名四方宿儒議禮制定律令徵
入爲學士鄱陽人立安生祠安入與李善長等更定
條對多所撰擬洪武元年旨曰於戲水有源事有因
朕之王業孰知繇乎惟朕有文學臣安勑書明道世
亂莫施朕渡江東來江西之士杖策軍門惟安實先
捄世安民三言相易不數年開大江之南盡爲我定
出守州郡撫之風化於戲水源事因王業之繇惟安
謂矣今新得山東地朕欲少健者往以南昌郡西省

叅政汪廣洋純粹不貪可用經理惟安有道可以代之可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其速行安辭上曰毋夫擐甲胄决勝此武夫事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惟儒者能因追封祖父皆爲姑孰侯久之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寧當有此且爾何自聞之對曰聞之道路上黜之曰御史但取道路言論人乎中書省臣爲御史請上曰不然植嘉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夫陶安正士也亡何卒官舍疾劇草上時務二十事上甚哀悼爲文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安有二子曰晟

曰昱晟爲浙江按察使貪而好用輕薄小吏見戮其後昱及晟子墉並坐事謫充軍代墉者墉子卯兒死州司遍索安家安繼妻陳具狀入奏太祖問媪爲誰頓首具對曰陶主敬婦乎欲何爲因叩頭曰臣子晟不肖伏法子昱孫卯兒復坐罪傳軍卯兒夭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太祖曰其命刑部郎急取四軍二人代之立名兵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與先後蒙涉諸艱功在彝鼎身死子墜可爲興傷郎俱赦之使安妻還自老安前妻喩姓名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喩邀

母同行母不可喻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其卒也封姑孰郡夫人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宋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欲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深歎曰浙東地氣曰瀉將至矣集鄉兵寨湖山巳處州民相挻爲盜元將石抹宜孫善用士辟深參謀深以言令化諸盜盜多解石抹宜孫辟爲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吳公征婺深以獅子陣前戰爲胡德濟

旋敗胡大海耿再成入處深從間道以四縣降曰所以如此欲免民於兵吳公聞深名擢中書左司員外郎與論事未嘗不稱善也因使還招其故部曲從征漢江西江西平遷親軍指揮使守吉安亡何浙東苗軍李佑之賀仁德等據處叛命深復還處與平章邵榮燒處東門入之佑之自殺仁德被縛伏誅除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補逐山寇募勝卒乘塞權民產便宜增賦而輕其租樞密院判官謝再興者公愛將也其長女妻公兄子文正公故使守諸全再興有二部將私販杭公惡其泄陰事於周誅之召再興

還以叅軍李夢庚代之亡何則使還守之再興疑懼
不安遂殺夢庚降周則反爲周來犯東陽深從李文
忠擊走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巖下度地城戍公
聞再興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已成則大喜亡
何周將李伯昇大率其軍號二十萬以來城堅還引
去公說賜深名馬深拒卻方明善兵復平陽瑞安二
縣攻其溫州克樂清公時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
曰文武才公曰是也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深覲公爲
吳王擢王府叅軍總制處州等翼如故曰閩浙平還
君中書矣深數與陳友定入犯浙東兵下其浦城崇

安建陽三縣吳王使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繇鉛山建昌右丞王溥繇杉關與深會討友定閩中友定將阮德柔守建寧深與亮祖進攻視氛祲不利未敢戰亮祖欲急下趣之深不可適德柔屯錦江兵逼陣後亮祖愈咎深緩戰深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栅德柔悉銳圍深數重日暮深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得深甚禮之深爲具道天子仁聖相感動會元使至迫之殺遂遇害深初與石抹宜孫堅守浙東既知事去躍然自赴獻身實先每酒酣耳熱指麾三軍志氣雄奮及與薦紳談論歛然布衣也入陪廟筭出鎮

鄉郡恩惠在人死之日莫不流涕子楨刻木具衣冠
塟之友定既誅太祖使楨斮友定肉以祭而賜制曰
故參軍胡深奇資偉器文武兼通創業之初歸朕金
華贊畫周旋恪恭乃職括蒼寇擾俾鎮義師東甌無
虞保釐多助兵遏寇區倉皇損棄朕甚哀愍茲七閩
平定渠魁釁鼓惜爾弗見是用旌爾勇烈行祿爾子
孫世厥宗可追封縉雲郡伯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自五代至宋
多有顯人溢始生聲如鐘父母怪之幾不舉弱冠與
胡深受學王毅毅率門弟子領鄉兵禦賊竟遇害溢

與深勤兵爲毅復讐毅字剛叔篤志學問從二[illegible]鄭元善游復從金華許謙受學教授鄉里戶外屨滿所講解經義尤極懇切聞者或泣下鄉里化之皆爲善人既有從子爲賊所得溢出身告賊曰兄僅此子寧我身代賊數聞溢名大喜款接之就計事溢曰公等不有父母妻子耶如公所爲行剗類賊怒繫溢桎入夜得亡歸從石抹宜孫擊却處中寇元人以功累官之悉辭不受已知世不可爲解散徒衆退處匡山自號匡山居士匡山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爲峻險或曰山形似筐或曰以匡廬故名山多古松西南有深淵中潛蛟龍雲氣所出又西北山上人實叢遠近數百里可俯視溢隱焉而屬其子存道保障州里胡大海克處溢同葉琛從石抹宜孫走入建寧太

祖久聞溢名與劉基宋濂並使聘之與琛並至入見
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先生天下何時定乎溢
對曰天道無常明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
祖悅太祖從容問郎中陶安曰卿何如四先生安對
曰四臣與國之佐也臣謀畧不及基學問不及濂治
才不及溢與琛太祖既得胡深以爲處州總制使溢
爲僉事副之存道亦以數擊却陳友定有戰功授處
州翼元帥副使亡何移溢湖廣按察僉事而深爲陳
友定所殺處州山冦復叛復遷溢浙東按察副使使
存道代領深衆溢不受仍以前官往既至名所部義

今元帥興率以討賊賊皆敗復遣存道斬叛賊遂於茗洋収集其故部曲得鄉兵二萬送京師太祖悅浙諸郡平太祖留存道守處名溢入見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功不在諸將後因問諸將中誰可征閩者溢薦李文忠太祖然之即命存道領所部鄉兵從文忠下閩曰閩下便散遣歸農矣洪武元年叙溢與劉基功並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爲御史中丞責大體而已曰憲臺者百司儀表當以廉耻養人豈恃鷹擊毛鷙哉存道既從文忠平閩太祖欲以所領鄉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下

閩之後散遣歸農既命之矣謂北征非信也太祖不懌溢繼論日請籍故嘗叛逆者使行鄉兵聽歸農則信立而威著矣太祖喜曰孰謂儒者迂非先生莫能爲朕往溢受詔還至處會母亡乞守制不許遂籍兵使存道領之乃許守制因命存道從右副將軍馮宗異以行始溢少時西游秦至虎林心動走歸值父將死得與訣父喪未塟火及柩所溢籲天而滅及是母亡負土營兆竟用毀卒上聞惻悼爲文祭之存道從馮宗異以功授處州衛指揮副使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守之擊敗蜀將吳友仁再守平陽轉左衛指揮同

知從湯和北征哈敦不剌營戰失利死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五代本節度彥趙後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艮玉爲常山教諭讀書善辨深春秋母陳名貞通醫藥星筮浮屠老子書禕始生時炎澤夢五色芝產其家楷既長長身山立善古文辭與宋濂並受學於元學士黃溍爲高第與濂齊名順帝末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之歸隱青巖山占者齊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琦德興人明易學部數得其同郡祝泌及建昌人廖應淮之傳言未來事如指掌衛有冑孚者邀詣其家問之琦曰自予造居室必歷一紀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年臘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

月予生之月日也予補縣幕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予赴官在今年九月予與適市指一女子曰當此為予家八月生子者也乎因納為予妾未幾崩官有故九月郎之官贖七日其妾果產于二月九日子而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乎家有一客抑門琦問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重罪後皆驗同郡馬氏者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丁生七女矣縱娠亦恐非男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八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迓問至吾家首何見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薦授平江萬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忽都普化致琦問動賦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何職曰三品且當理財前曰至果以其日除太府卿又曰公遷半奎少除入步明年當復為平章矣此至途果改除中言布丞明果復為平章中書琦嘗語所知曰吕全

乃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海大陸斬從創殘而權臣挾之嗣獻河南且十五年其術精驗須知此琦於經史究通大義雖精數學耻以名家剖析易微多昔儒所未發其立言要歸於道德士大夫用長尤尊慕之李文忠守金華用禕爲儒士得見名署中書省掾上常字之洪都平禕進頌上讀而善之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已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奪情除侍禮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上將卽位名議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時上用糾猛反元政所從起兵諸郡天下既定租稅未盡蠲除禕至郡具以忠厚寬大均徭薄賦言上上嘉納之亡何召還與宋

濂同修元史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濶甚問謂濂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授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三年使招諭吐蕃五年復使雲南諭降把匝剌瓦爾把匝剌瓦爾故元諸王子也封梁王褘至雲南示把匝剌瓦爾詔書把匝剌瓦爾與語而說之命褘上舍其司徒達里麻叅政馀金閭皆延褘爲上客會元有遺孽自立于漠北使其使脫脫至把匝剌瓦爾所求起兵把匝剌瓦爾不便背之匿褘於春登楊氏家意候其去宜議從褘降而脫脫知之既至遂問明使者來乎安

在把匝剌瓦爾謝無有脫脫動色曰大王與舊君骨肉之親脣齒之勢也當死相守而誓相鬬今國亡不拯內靡義旗旋踵外嚮以屬他人何面目耶即上馬行去把匝剌瓦爾畏脫脫强出禕見之脫脫怒欲按屈禕禕罵曰爾之前王獩貉腥膻賤華而君祚幾百年足矣爾嗣君僶德作怨民散盗起東裂西崩不能障控皇帝神明威武海內歸心登大寶於布衣取天下於羣盜爾孽不自忖量尚欲焰跋燔燃死灰三尺童豈知其無能爲也公等區區尚嚇誰乎脫脫益怒欲殺之達里麻等從旁解曰王公才氣天下無雙且

兵交使在著在前經公若不從遣之而已脫脫曰今日雖晏嬰銜命仲尼相禮吾亦欲斷其頭何知王公褘顧把匝剌瓦爾曰殺我甚利皇帝朝聞夕視師矣遂見殺把匝剌瓦爾旣不服高帝八年復使刑部尚書吳雲往亦見殺乃使傅將軍征平之始褘遇害時達里麻相與殮而火瘞之顧莫實其處及雲南平褘子紳人雲南行哭求褘骸贊人皆來觀滇士及與褘游者爲紳稱說褘平生及所以死狀乃知褘火瘞也而莫實其處爲主載之慟哭還吳雲者宜興人辯有口以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繫把匝剌瓦

爾使鐵知院者二十餘人漠北我軍獲馬太祖歸之出雲獄中曰生爲我與二十人入雲南說降之貰生罪與偕行至沙塘口鐵知院相與謀吾屬奉使中道被執歸則死矣不如劫雲易其書令爲漠北使以復命皆曰善因共持胡服服雲雲曰狗㺚奴吾服爾服耶二十人者共殺雲也建文時紳言禕於朝得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永樂革除人無敢稱者成化六年義烏丞劉傑以請乃贈翰林學士諡忠文而永樂中官雲子獻爲交趾令請以傳昇雲歸葬貧不克歸旅殯於夔口弘治四年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

奏曰臣伏見元運迄終雲南遺孽游寬假息高皇帝
憐海內勞苦不及以兵遣翰林待制王禕風示音旨
殘虜倨驁仗節而亡久之再遣刑部尚書吳雲中道
見劫亦殞厥命二臣秉義遂志後先允舉憲宗純皇
帝既旌禕忠賜謚秩祭雲在先朝雖許歸葬仕其子
擬竟坐家貧不克首丘子孫湮微無人叙說臣竊嘆
之乞依唐祠張巡許遠故事躋雲亞禕雖表兩人可
勵千葉孝宗可其奏贈雲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賜謚
忠節與禕並祀祠曰二忠嘉靖初以巡按御史唐一
岑言修表雲墓令有司歲時祭紳建文初爲國子博

士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曰殪奔鯨曰開洪基曰清江漢曰縛狡兎曰掃殘胡曰海波平曰拓閩境曰定關陝曰闢川蜀曰靳苴撫緬甯文死終身食無二味子稌誡子孫遵用緇教稌善居喪以孝稱方孝孺被刑稌與鄭珣私負其骨成祖逮稌繫獄既以赦宥之予之官辭以疾入青巖山其卒也門人私謚爲孝莊先生稌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獻章被薦應名道卒

郎曰陶安朱升皆用三言遡王陶安之言人心所以應朱升之言大業所以成胡深章溢才具文武而深

與葉琛王禕吳雲節矣予問之令龍泉者胡章皆無子孫在其縣中登用軍功北徙耶浦江亦無宋後而葉氏之子孫微也

宋國興　花雲

宋國興定遠人也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翼元帥國興生而偉丈夫高帝與陳埜先戰南臺兵幾殆國興年十八請爲高帝出戰高帝壯之衣之白龍袍與遇春馳入埜先軍戰不勝被執以爲高帝殺之帝因得從陳閒亡去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赴井死國興有弟晟永樂中封西寧侯

花雲懷遠人長身鐵面[illegible]絕人始謁吳公臨濠[illegible]輒克破懷遠城虜其[illegible]拔全椒襲走繆家寨吳公之取滁也單騎前行卒遇賊數千顧後尚遠雲獨身以鈹翼公躍而突賊大驚皆曰黑將軍從克太平命宿衛左右從克集慶以管勾陞總管提兵[illegible]下鎮江諸縣過馬馱沙盜數百要遮迎戰雲行且鬬二日夜多所擒殺授前部先鋒從拔常州授安遠大將軍太平樞密院判命領兵三千以趨寧國道多盜[illegible]莽泥淖中八日遇敵輒鬬或經其營壘斬馘之得首級百而身未嘗中刀箭壽命還守太平漢人圍太平

雲與公養子朱文遜以兵三千拒戰漢無所得入乃乘漲泊巨舟城西南下尾傳堞緣登漢得文遜殺之急縛雲雲奮躍大罵縛盡絕奪漢人刀連殺數人漢人縛雲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虛口太平知府許瑗與院判王鼎皆死之瑗梁平人讀書寵敵放浪吳越間好飲酒醉輒大言自喜負吳公下婺瑗入謁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勢不獨安有勇畧乃可馭群才有磨識然後能知奇士足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如瑗者難與成功吳公奇之官之博士未幾以爲太平知府口此吾建康股肱郡鄂議真人當雲戰急時雲妻郜氏抱其三歲兒煒拜于家先泣而屬家人曰城破死者吾夫吾夫死妾難吾夫花氏之祧惟斯子也及雲擒郜氏自投於池

其侍兒孫收瘞郜屍抱煒逃漢人虜之至九江漢軍中惡兒啼孫賣煒漁家漢敗孫歸贖漁家兒尚在竊以渡江漢潰軍濟而爭舟捽之江得斷槎附入陶穴之蘆中七日蘆中實蓮實可啗也夜半忽聞老父聲呼與同行問其姓曰雷叟送之公公寘兒膝上泣循之曰將種也命賜雷叟衣忽不見躡之不得後五年追封雲東丘侯瑗高陽侯鼎太原侯祠太平有司春秋祭煒長拜水軍指揮僉事高帝教煒束草像雲尚以平生衣服冠與郜氏合塟上元縣南贈郜貞烈夫人孫氏安人

郎曰余讀國史宋國興侯焉西寧侯世恩爲予言其狀死之日高帝晝國興像賜其家衣白龍袍也晝傍常開平方爲小校從捉刀國興死與韓成何異嘗㤟紀信誑楚其人皆荆軻聶政之儔而不得漢高祖一封當亦曰帝王自天授豈借一夫代其死命哉花將軍烈矣封亦不得與蓋以守城而失之與草昧之初用寡抗强難矣

馬雲葉旺合傳　　何喬

馬雲事高帝從征江南累有戰功遷指揮從攻元克兗沂嶧濟汴梁河南北臨清滄直沽河西務通遂守

逼擊敗元將之來攻逼者威望甚著而有六安人葉
旺者亦以謀勇聞洪武初以龍虎上將軍奉命繇登
萊渡海至遼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設遼東
都司及遼左等衛命雲旺爲指揮使而以吳立張良
佐房暠爲蓋州衛指揮其時元雖已亡反側尚多其
故平章高家奴屯遼陽山故知院哈剌張屯瀋陽古
城故相不花屯開元故太尉納哈出屯金山皆逼近
肘腋閒雲至攻高家奴走之八年納哈出寇蓋雲戒
蓋嚴命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蓋嚴不敢攻
越之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

王勝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傷遂獲焉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納哈出不利引兵退走不敢逕蓋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道歸旺策其必趨連雲島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壘氷爲城隱釘板沙中摇馬穽伏而[illegible]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候望之以砲旗爲信而約云云立旗城中四顧寂若無人者已納哈出兵至旺[illegible]俟兵過城南砲之老弱旗伏四起鼓聲如雷矢石由上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遇氷城馬皆折入穽[illegible][illegible]

潰雲自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復乘勝與良佐等逐至豬兒峪獲其人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事聞葉旺受上賞雲次之頃之陞雲大都督府僉事旺都督僉事雲開設遼左其守禦稱名將旺號令整肅恩威兼濟與之齊名其卒也遼人多尸祝之世宗初義州衛舍餘澤等請爲雲旺立祠許之命有司歲致祭

何眞字邦佐東莞人少英偉好儒又善擊劒也爲元淡水場管勾元亂棄官歸以義兵保鄉里其邑人王成陳仲玉作賊眞請于行省擣仲玉手擒之成砦守

不下眞與其豪士園成成募能縛出者予鈔十千成家奴縛成出眞解成縛與之坐而問之曰公奈何養虎自害因語奴作賊合縛不應出爾郎予成奴十千鈔趣具鑊車載奴行京廣市中使其妻炊而呼曰四境之内有如奴縛主者視此刑也於是邑人皆服循惠二州共歸之惠州將貪暴惠人迎眞爲守南海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眞率將校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悦元累進眞官爲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頃之宗愚復叛眞禦之踰十月其部將與賊通城復陷眞率惠州所部至廣廣民響應復克之轉右

丞是時元亂無象南北阻絕眞益練兵保障開署之士聘南海孫蕡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言於眞曰以子之才即不並驅中原豈不可爲漢尉陀眞執而戮之曰吾俟眞主耳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永忠率舟師下廣永忠在閩中則先馳書諭眞至潮眞遣人上印章籍所部奉表詣降永忠送至京師太祖大悅諭曰元綱解紐天下瓜分朕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角立羣雄間非眞主不屈

此漢唐名臣歎今未見爾與連數郡之衆不勞師旅
先期來降又奚讓焉於戲爾實俊傑識時達變特遣
驛名朕將錫爾名爵眞得詔傳入朝賜文綺紗羅綾
絹各百匹白金千兩將校皆賜有差侍膳内禁錫宴
中書尋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時方國珍李思齊先
後來歸皆授行省叅政第與空名奉朝請而已太祖
獨令眞之官眞兩爲叅政三爲布政使所至威德並
用風行霆斷而一出於忠厚周愼謹畏是以太祖委
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南開通驛道規集
觴粟遣還鄉收名其土豪從征得萬餘人皆稱旨旣

遷朝拜貴州威將軍指揮僉事貞姪潤弼敬三人皆
拜官軍校數十人皆授官軍百戶貞豐偉美鬚音吐
如鍾少時有相者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
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其先塚常有紫氣太
祖之二十年列侯論功授封久矣上念之曰吾始有
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
之誠無過何眞封眞東莞伯賜鈔萬貫第京師復官
其第六子宏爲尚寶司丞其明年卒使子榮襲爵眞
少事母孝既貴建祠置田以奉祖禰立義田開宗塾
嫁娶喪葬一如宋范仲淹故事儲蓄庫財周恤窮匱

在朝名士多與之游榮有文名與宏並坐藍黨除貴
亦以學行著
郎日馬葉守遼東至今有名寶融李勣則太祖業許
何貢賢於諸雄遠哉